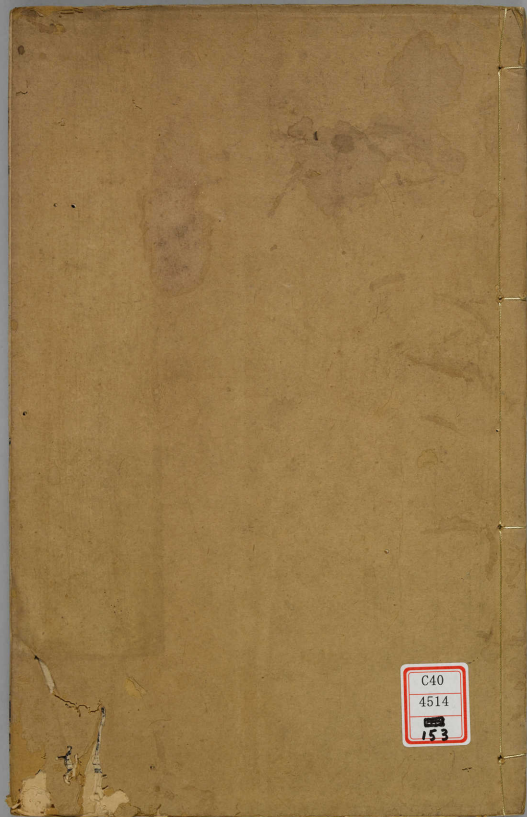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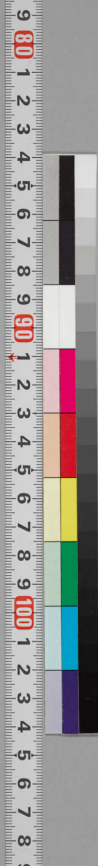




C40
4514
153



C40-4514

丁酉歲
家書
我徵
為學
當山
鐵十
機謹誌



64853

同毗達磨藏顯宗論卷第十六

尊者 衆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緣起品第四之五

如是已辯有情世間器世間今當辯頌曰

安立器世間 風輪最居下 其量廣無數

厚十六洛又 次上水輪深 十一億二萬

下八洛又水 餘凝結成金 此水金輪廣

徑十二洛又 三千四百半 周圍此三倍

論曰此百俱胝四大洲界如是安立同壞同成謂諸

有情法爾修得諸靜慮故下命終已生第二等靜慮
地中下器世間三災所壞經久遠已依下空中由諸
有情業增上力有微風起後後轉增蟠結成輪其體
堅密假設有一大諾健那以金剛輪奮威懸擊金剛
有碎風輪無損如是風輪廣無數厚十六億踰繕那
又諸有情業增上力起大雲雨澍風輪上滴如車軸
積水成輪如是水輪於未凝結位深十一億二萬踰
繕那廣稱風輪有言狹小有情業力持令不散如所
食飲未熟變時終不移流墮於熟藏有餘師說由風
所持令不傍流如筭持穀有情業力引別風起搏擊

此水上結成金如熟乳停上凝成膜故水輪減惟厚
八浴又餘轉成金厚三億二萬二輪界別有百俱胝
一二二輪廣量皆等謂徑十二億三千四百半周圍
其邊數成三倍謂周圍量成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
十踰繕那已辯三輪山今當辯頌曰

蘇迷盧處中

次踰健達羅

伊沙馱羅山

揭地洛迦山

蘇達梨舍那

頻濕縛羯拏

毘那怛迦山

尼民達羅山

於大洲等外

有鐵輪圍山

前七金所成

蘇迷盧四寶

入水皆八萬

妙高出亦然

餘八半半下

廣皆等高量

論曰於金輪上有九大山妙高山王處中而住餘八周帀繞妙高山於八山中前七名內第七山外有大洲等此外復有鐵輪圍山周帀如輪圍四洲界持雙等七惟金所成妙高山王四寶爲體謂四面如次北東南西金銀吠瑠璃頗胝迦寶隨寶威德色顯於空故瞻部洲空似吠瑠璃色如是寶等從何而生從諸有情業增上力復大雲起雨金輪上滴如車軸經於久時積水奔濤深踰八萬猛風鑽擊寶等變生如是變生金寶等已復由業力引起別風簡別寶等攝令

聚集成山成洲分水甘鹹令別成立內海外海云何一類水別類寶等生雨水能爲異類寶等種所依藏復爲種種威德猛風之所鑽擊生衆寶等故無有過如是九山住金輪上沒水量皆等八萬踰繕那蘇迷盧山出水亦爾如是則說妙高山王從下金輪上至其頂總有十六萬踰繕那其餘八山出水高量從內至外半半漸卑謂初持雙出水四萬乃至最後鐵輪圍山出水三百一十二半如是九山一一廣量各各與自出水量同已辯九山海今當辯頌曰

山間有八海 前七名爲內 最初廣八萬

四邊各三倍 餘六半半狹 第八名爲外

三洛又二萬 三千二百餘

論曰妙高爲初輪圍爲後中間八海前七名內七中皆具八功德水一甘二冷三軟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如是七海初廣八萬約持雙山內邊周量於其四面數各三倍謂各成二億四萬踰繕那其餘六海量半半狹謂第二海量廣四萬乃至第七量廣一千二百五十此等不說周圍量者以煩多故准前知故第八名外鹹水盈滿量廣三億二萬三千及二百八十七踰繕那半八十七半

餘聲所顯已辯八海當辯諸洲形量有異頌曰

於中大洲相 南瞻部如車 三邊各二千

南邊有三半 東毘提訶洲 其相如半月

三邊如瞻部 東邊三百半 西瞿陀尼洲

其相如滿月 徑二千五百 周圍此三倍

北洲如方座 四面各二千 中洲復有八

四洲邊各二

論曰於外海中大洲有四謂於四面對妙高山南瞻部洲北廣南狹三邊量等其相如車南邊惟廣三踰繕那半三邊各有二千踰繕那惟此洲中有金剛座

上窮地際下據金輪諸最後身菩提薩埵將登無上
正等菩提皆坐此座上起金剛喻定以無餘依及餘
處所有堅固力能持此定東勝身洲東狹西廣三面
量等形如半月東三百五十三邊各二千此東洲東
邊廣南洲南際故東如半月南瞻部如車西牛貨洲
形如滿月徑二千五百周圍七千半北俱盧洲形如
方座四邊量等面各二千周圍八千踰繕那量隨自
洲相人面亦然復有八中洲是大洲眷屬謂四大洲
側各有二中洲瞻部洲邊二中洲者一遮末羅洲二
筏羅遮末羅洲勝身洲邊二中洲者一提訶洲二毘

提訶洲牛貨洲邊二中洲者一舍捩洲二嚕恒羅漫
恒理孖洲俱盧洲邊二中洲者一矩拉婆洲二憍拉
婆洲此一切洲皆人所住由下劣業增上所生故住
彼人身形卑陋有餘師說遮末羅洲羅刹娑居餘皆
人住辨諸洲已無熱惱池何方幾量頌曰

此北九黑山 雪香醉山內 無熱池縱廣

五十餘繕那

論曰至教說此瞻部洲中從中印度漸次向北三處
各有三重黑山有大雪山在黑山北大雪山北有香
醉山雪北香南有大池水名無熱惱出四大河從四

面流趣四大海一琬伽河二信度河三徙多河四縛
芻河無熱惱池縱廣正等面各五十踰繕那量八功
德水盈滿其中非得通人難至其所於此池側有瞻
部林樹形高大其果甘美依此林故名瞻部洲或依
此果以立洲號復於何處置捺落迦何量有幾頌曰

此下過二萬 無間深廣同 上七捺落迦

八增皆十六 謂磨煨屍糞 鋒刃烈河增

各住彼四方 餘八寒地獄

論曰此瞻部洲下過二萬有阿鼻等大捺落迦深廣
同前謂各二萬故彼底去此四萬踰繕那何緣惟此

洲下有無間獄惟於此洲起極重惡業故刀兵等災
惟此有故惟此洲人極利根故以無樂間立無間名
所餘地獄中雖無異熟樂而無大過失有等流樂故
有說無隙立無間名雖有情少而身大故有說於中
受苦無間謂彼各爲百釘釘身於六觸門恒受劇苦
居熱鐵地鐵牆所圍猛焰交通曾無暫歇身遭熱逼
苦痛難任雖有四門遠觀開闢而走求出便見關閉
所求不遂荼毒心傷以已身薪投赴猛火焚燒支體
骨肉焦然惡業所持而不至死餘七地獄在無間上
重壘而住其七者何一者極熱二者焰熱三者大叫

四者號叫五者衆合六者黑繩七者等活有說此七在無間傍外內自他身諸支節皆出猛火互相燒害熱中極故名爲極熱火隨身轉焰熾周圍熱苦難任故名餓熱劇苦所逼發大哭聲悲叫稱怨故名大叫衆苦所逼異類悲號怨發叫聲故名號叫衆多苦具俱來逼身合黨相殘故名衆合先以墨索拚量支體後方斬鋸故名黑繩衆苦逼身數悶如死尋穌如本故名等活謂彼有情雖遭種種斫刺磨擣而彼暫遇涼風所吹尋穌如本等前活故立等活名八捺落迦增各十六謂四門外各有四增以非皆異名但標其

定數故薄伽梵說此頌曰

此八捺落迦 我說甚難越 以熱鐵爲地

周布有鐵牆 四面有四門 關閉以鐵扇

巧安布分量 各有十六增 多百踰繕那

滿中造惡者 周徧焰交徹 猛火恒炯然

此十六中受苦增劇過本地獄故說爲增或於此中受種種苦苦具多類故說爲增或地獄中徧受苦已重遭此苦故說爲增有說有情出地獄已數復遭苦故說爲增門各四增其名何等塘煨屍糞鋒刃烈河門門四增各皆相似塘煨增者謂此增中塘煨沒膝

其量寬廣多踰繕那有情遊中纔下其足皮肉與血俱焦爛墜舉足還生平復如本屍糞增者謂此增中屍糞溼滿槎瀨臭溫深沒於人又廣於前塘煨增量於中多有狼矩吒蟲業利如針身白頭黑有情遊彼皆爲此蟲鑽皮破骨啖食其髓鋒刃增者謂此增中復有三種一刀刃路謂於此中仰布刀刃以爲大道有情遊彼纔下足時皮肉與血俱斷碎墜舉足還生平復如本二劍葉林謂此林上純以鉛利劒刃爲葉有情遊下風吹葉墜斬刺支體骨肉零落有鳥駁狗撲令僵仆齧首齧足齧頸擘腴颺腹掐心搥掣食噉

三鐵刺林謂此林內鐵樹高聳量過百人有利鐵刺長十六指有情被逼上下樹時其刺鉛鋒下上鐵刺有鐵紫鳥探啄有情眼睛心肝爭競而食刀刃路等三種雖殊而鐵杖同故一增攝烈河增者謂此增河其量深廣熱鹹烈水盈滿其中有情溺中或浮或沒或逆或順或橫或轉被蒸被煮骨皮糜爛如大鑊中滿盛灰汁置麻米等猛火下然麻等於中上下廻轉舉體糜爛有情亦然設欲逃亡於兩岸上有諸獄卒手執刀槍禦捍令廻無由得出復有獄卒張大鐵網漉諸有情置於岸上洋銅灌其口令吞熱鐵丸衆苦

備經還擲河內此河如塹前三似園圍繞莊嚴諸大地獄已說有八熱捺落迦寒捺落迦亦有八種何等爲八一類部陀二尼刺部陀三類嘶吒四臞臞婆五呼呼婆六塢鉢羅七鉢特摩八摩訶鉢特摩此中有情嚴寒所逼隨聲身瘡變立差別想名謂二三三如其次第此寒地獄在繞四洲輪圍山外極冥闇所於中恒有凄勁冷風上下衝擊縱橫旋擁有情遊此屯聚相依寒酷切身膚皮炮烈身戰疆鞭各出異身瘡開剖拆如三花相多由謗賢聖招如是苦果有說此在熱地獄傍以贍部洲上尖下闊形如穀聚故得包

容是故大海漸深漸狹十六大獄皆諸有情增上業感餘孤地獄或多一二各別業招或近江河山間曠野或在地下空中餘處無間大熱及炎熱三於中皆無獄卒防守大叫號呌及衆合三少有獄卒琰魔王使時時往來巡檢彼故其餘皆爲獄卒防守有情無情異類獄卒防守治罰罪有情故火不焚燒有情卒者彼身別稟異大種故或由業力所遮隔故一切地獄身形皆豎初同聖語曾聞有以聖語告言汝在人中不觀欲過又不承敬梵志沙門是故於今受斯劇苦彼聞領解生慙悔心後不分明苦所逼故諸地獄

器安布如是傍生所止謂水陸空生類顯形無邊差別其身形相少豎多傍本住海中後流五趣初同聖語後漸乖訛諸鬼本住琰魔王國從此展轉散趣餘方此瞻部洲南邊直下深過五百踰繕那量有琰魔王都縱廣量亦爾鬼有三種謂無少多財無財復三謂鉅針臭口少財亦有三謂針臭毛瘻多財亦有三謂希祠棄大勢廣釋此九如順正理然諸鬼中無威德者惟三洲有除北俱盧若有威德天上亦有瞻部洲西渚有五百於中有二惟鬼所居渚各有城二百五十有威德鬼住一渚城一渚城居無威德鬼諸鬼

多分形豎而行於劫初時皆同聖語後隨處別種種乖訛日月所居量等義者頌曰

日月迷盧半

五十一五十

夜半日沒中

日出四洲等

雨際第二月

後九夜漸增

寒第四亦然

夜減晝翻此

晝夜增臘縛

行南北路時

近日自影覆

故見月輪缺

論曰日月衆星依何而住依風而住謂諸有情業增上力共引風起繞妙高山空中旋環運持日等不停墜彼所住去此幾踰繕那持雙山頂齊妙高山半日等徑量幾踰繕那日五十一月惟五十星最小者

半俱盧舍最大者十六踰繕那四洲日月各有別耶
不爾四洲同一日月俱時四處作所作耶不爾云何
夜半日沒日中日出四洲時等俱盧瞻部牛貨勝身
隔妙高山相對住故若俱盧夜半卽瞻部日中勝身
日沒牛貨日出若牛貨日中卽勝身夜半瞻部日沒
俱盧日出此略義者隨何洲相對日中月中餘二洲
隨應西沒東出第三洲處夜中晝中由是若時勝身
牛貨如其次第日中月中爾時光明四洲皆有然光
作事在東南洲於西北洲惟明作事俱見兩事在北
南洲謂瞻部洲見日出月沒見月出日沒謂俱盧洲

東勝身洲惟得見日惟得見月謂牛貨洲如是一切
例應思擇何緣晝夜有減有增日行此洲路有別故
從雨際第二月後半第九日夜漸增從寒際第四月
後半第九日夜漸減晝增減位與此相違夜漸增時
晝便漸減夜漸減位晝卽漸增晝夜增時一晝夜增
幾增一臘縛晝夜減亦然日行此洲向南向北如其
次第夜增晝增何故月輪於黑半末白半初位見有
缺耶世施設中作如是釋以月宮殿行近日輪月被
日輪光所侵照餘邊發影自覆月輪令於爾時見不
圓滿理必應爾以於爾時亦見不明全月輪故由是

日沒月便出時相去極遙見月圓滿日等宮殿何有情居四大王天所部天衆是諸天衆惟住此耶若空居天惟住如是日等宮殿若地居天住妙高山諸層級等有幾層級其量云何何等諸天住何層級頌曰
妙高層有四 相去各十千 傍出十六千

八四二千量 堅手及持鬘 恒憍大王衆
如次居四級 亦住餘七山

論曰蘇迷盧山有四層級始從水際盡第一層相去十千踰繕那量如是乃至從第三層盡第四層亦十千量此四層級從妙高山傍出圍繞盡其下半最初

層級出十六千第二第三第四層級如其次第八四二千住初層天名爲堅手持鬘居第二恒憍處第三四大天王及諸眷屬各一方面住第四層堅手等三天皆四王衆攝持雙山等七金山上亦有四王所部封邑是名依地住四大王衆天於欲天中此天最廣三十三天住在何處頌曰

妙高頂八萬 三十三天居 四角有四峯

金剛手所住 中宮名善見 周萬踰繕那

高一半金城 雜飾地柔輓 中有殊勝殿

周千踰繕那 外四苑莊嚴 衆車羸雜喜

妙地居四方 相去各二十 東北圓生樹

西南善法堂

論曰三十三天住迷盧頂其頂四面各二十千若據周圍數成八萬有餘師說面各八十千與下際四邊其量無別山頂四角各有一峯其高廣量各有五百有藥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住守護諸天於山頂中有宮名善見面二千半周萬踰繕那金城量高一踰繕那半其地平坦亦真金所成俱用百一雜寶嚴飾地觸柔輒如妬羅綿於踐躡時隨足高下是天帝釋所都大城城有千門嚴飾壯麗門有五百青衣藥叉

勇健端嚴踰繕那量各嚴鎧仗防守城門於其城中有殊勝殿種種妙寶具足莊嚴蔽餘天宮故名殊勝面二百五十周千踰繕那是謂城中諸可愛事城外四面四苑莊嚴是彼諸天共遊戲處一衆車苑謂此苑中隨天福力種種車現二麤惡苑天欲戰時隨其所須甲仗等現三雜林苑諸天入中所玩皆同俱生勝喜四喜林苑極妙欲塵雜類俱臻歷觀無厭如是四苑形皆畋方一一周千踰繕那量居中各有一如意池面各五十踰繕那量八功德水彌滿其中隨欲妙花寶舟好鳥一一奇麗種種莊嚴四苑四邊有四

妙地中間各去苑二十踰繕那地一邊量皆二百是諸天衆勝遊戲所諸天於彼摘勝歡娛城外東北有園生樹是三十三天受欲樂勝所蟠根深廣五踰繕那聳幹上昇枝條傍布高廣量等百踰繕那挺葉開花妙香芬馥順風薰滿百踰繕那若逆風薰猶徧五十城外西南角有大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詳辯制伏阿素洛等如法不如法事如是已辯三十三天所居外器餘有色天衆所住器云何頌曰

此上有色天 住依空宮殿

論曰從夜摩天至色究竟所住宮殿皆但依空有說

空中密雲彌布如地爲彼宮殿所依外器世間至色究竟上無色故不可施設如是所說諸天衆中頌曰

六受欲交抱 執手笑視姪

論曰梵衆天等由對治力於諸欲法皆已遠離惟六欲天受妙欲境六欲天者一四大王衆天謂彼有四大王及所領衆或彼天衆事四大王是四大王之所領故二三十天謂彼天處是三十三部諸天所居妙高山頂四面各有八部天衆中央有一卽天帝釋故三十三夜摩天謂彼天處時時多分稱快樂哉四覩史多天謂彼天處多於自所受生喜足心五樂

變化天謂彼天處樂數化欲境於中受樂六他化自在天謂彼天處於他所化欲境自在受樂六中初二依地居天形交成姪與人無別然風氣泄熱惱便除非如人間有餘不淨夜摩天衆纔抱成姪俱起凜心暫時相抱熱惱便息惟一起淥雖受抱樂而不成姪若俱無淥心雖相執抱如親相敬愛而無過失觀史多天但由執手熱惱便息樂變化天惟相向笑便除熱惱他化自在相視成姪如是後三俱一無淥成姪樂愛差別如前後二天中惟化資具若異此者俱淥不成實並形交方成姪事施設所說顯時不同由土

初如五至十色圓滿有衣

論曰且六欲諸天初生如次如五六七八九十歲人生已身形速得圓滿色界天衆於初生時身量周圓具妙衣服一切天衆皆作聖言謂彼言詞同中印度然不由學自解典言欲生樂生云何差別頌曰

欲生三人天 樂生三九處

論曰欲生三者有諸有情樂受現前諸妙欲境彼於如是現欲境中自在而轉謂全人趣及下四天有諸有情樂受自化諸妙欲境彼於自化妙欲境中自在而轉謂惟第五樂變化天有諸有情樂受他化諸妙欲境彼於他化妙欲境中自在而轉謂第六他化自在天此欲生三依何建立依受如生現前欲境故依受如樂自化欲境故依受如樂他化欲境故又依所受下中上境故又依受用有罪有勞現前欲境故依樂受用無罪有勞自化欲境故依樂受用無罪無勞他化欲境故樂生三者三靜慮中於九處生受三種

樂以彼所受有樂異熟無苦異熟故名樂生此樂生三依何建立依多安住離生喜樂定生喜樂離喜樂故或依三種災所及故或依尋喜樂增上故或依身想異無異故所說諸天二十二處上下相去其量云何頌曰

如彼去下量 去上數亦然

論曰一一中間踰繕那量非易可數但可總舉彼去下量去上例然隨從何天去下海量彼上所至與去下同謂妙高山從第四層級去下大海四萬踰繕那上去三十三天亦如去下海量如三十三天去下大

海上去夜摩天其量亦爾如是乃至如善見天去下
大海從彼上去色究竟天其量亦爾如是懸遠多踰
繕那如明眼人暫見色頃世尊能以意勢神通運身
往來自在無礙故佛神力不可思議於下處生昇上
見不頌曰

離通力依他 下無昇見上

論曰如四大王天衆昇見三十三天非三十三等天
昇見夜摩天等然彼若得定所發通一切皆能昇見
於上或依他力昇見上天謂得神通及上天衆引接
往彼隨其所應或上天來下亦能見若上界地來向

下時非下化身下眼不見非其境界故如不覺彼觸
故上界地來向下時必化下身爲令下見依地居天
已說處量夜摩天等處量云何有說四天如迷盧頂
有說此四上倍倍增有餘師言初靜慮地宮殿依處
等一四洲第二靜慮等小千界第三靜慮等中千界
第四靜慮等大千界有餘師言下三靜慮如次量等
小中大千第四靜慮量無邊際齊何量說小中大千
頌曰

四大洲日月 蘇迷盧欲天 梵世各一千
各一小千界 此小千千倍 說名一中千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卷第十七

尊者衆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緣起品第四之六

如外器量別身量亦爾耶亦爾云何頌曰

瞻部洲人量 三肘半四肘 東西北洲人

倍倍增如次 欲天俱盧舍 四分一倍增

色天踰繕那 初四增半半 此上增倍倍

唯無雲減三

論曰瞻部洲人身多長三肘半於中少分有長四肘

論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卷十七

毘

東勝身人身長八肘西牛貨人長十六肘北俱盧人三十二肘欲界六天最下身量一俱盧舍四分之一如是後後一一分增至第六天身一俱盧舍半色天身量初梵眾天半踰繕那梵輔全一大梵一半少光二全此上餘天皆增倍倍唯無雲滅三踰繕那謂無量光天倍增二至四乃至色究竟增滿萬六千身量既殊壽命別不亦有云何頌曰

北洲定千年 西東半半減 此洲壽不定
從十初巨量 人間五十年 下天一晝夜
乘斯壽五百 上五倍倍增 色無晝夜殊

劫數等身量 無色初二萬 後後二倍增
少光上下天 大全半爲劫

論曰北俱盧人定壽千歲西牛貨人壽五百歲東勝身人壽二百五十歲南瞻部人壽無定限劫後增減或少或多少極十年多極八萬於劫初位人壽巨量非百千等所能計故已說人間壽量長短要先建立天上晝夜方可算計天壽短長天上云何建立晝夜人五十歲爲六天中最在下天一晝一夜乘斯晝夜三十爲月十二月爲歲彼壽五百年上五欲天漸俱增倍謂人百歲爲第二天一晝一夜乘斯晝夜成月

及年彼壽千歲夜摩等四隨次如入二四八百千六百歲爲一晝夜乘斯晝夜成月及年如次彼壽二四八千萬六千歲已說六天壽量長短色天無有晝夜差別但以劫數知壽短長彼劫壽短長與身量數等謂若身量半踰繕那壽量半劫若彼身量一踰繕那壽量一劫乃至身量長萬六千壽量亦同萬六千劫已說色界天壽短長無色四天從下如次壽量二四六八萬劫上所說劫爲定依何爲壞爲成爲中爲大少光已上大全爲劫自下諸天大半爲劫卽由此故說大梵王過梵輔天壽一劫半空成住壞各二十中

總八十中爲一大劫取成住壞總六十中爲大梵王一劫半壽故以大半四十中劫爲下三天所壽劫量已說善趣壽量短長惡趣云何頌曰

等活等上六 如次以欲天 壽爲一晝夜

壽量亦同彼 極熱半中劫 無間中劫全

傍生極一中 鬼月日五百 頽部陀壽量

如一婆訶麻 百年除一盡 後後倍二十

論曰惡趣亦無如人晝夜然其壽量比況可知四大王等六欲天壽如其次第爲等活等六捺落迦一晝一夜壽量如次亦同彼天謂四大王壽量五百於等

活地獄爲一晝一夜乘此晝夜成月及年以如是年
彼壽五百乃至他化壽萬六千於炎熱地獄爲一晝
一夜乘此晝夜成月及年彼壽如斯萬六千歲極熱
地獄壽半中劫無間地獄壽一中劫傍生壽量多無
定限若壽極長亦一中劫謂難陀等諸大龍王故世
尊言大龍有八皆住一劫能持大地鬼以人間一月
爲一日乘此成月歲壽五百年寒那落迦云何壽量
世尊寄喻顯彼壽言如此人間佉梨二十成摩竭陀
國一麻婆訶量有置荳藤平滿其中設復有能百年
除一如是荳藤易有盡期生頽部陀壽量難盡此二

十倍爲第二壽如是後後二十倍增是謂八寒地獄
壽量此諸壽量有中夭耶頌曰

諸處有中夭 除北俱盧洲

論曰諸處壽量皆有中夭唯北俱盧定壽千歲此約
處說非別有情有別有情不中夭故如順正理舉彼
有情如是已就踰繕那等辯器世間身量差別就年
等辯壽量有殊二量不同未說應說建立此等無不
依名前二及名未詳極少今應先辯三極少量頌曰
極微字刹那 色名時極少

論曰以勝覺慧分析諸色至一極微故一極微爲色

極少不可析故如是分析諸名及時至一字刹那爲
名時極少一字名者如說掉名一刹那量如順正理
如是已辯三極少量前二量殊今次應辯踰繕那等
其量云何頌曰

極微微金水 兔羊牛隙塵 蟻蝨麥指節

後後增七倍 二十四指肘 四肘爲弓量

五百俱盧舍 此八踰繕那

論曰極微爲初指節爲後應知後後皆七倍增謂七
極微爲一微量積微至七爲一金塵積七金塵爲水
塵量水塵積至七爲一兔毛塵積七兔毛塵爲羊毛

塵量積羊毛塵七爲一牛毛塵積七牛毛塵爲隙遊
塵量隙塵七爲蟻七蟻爲一蝨七蝨爲麤麥七麥爲
指節三節爲指世所極成是故於頌中不別分別二
十四指橫布爲肘豎積四肘爲弓謂尋豎積五百弓
爲一俱盧舍毘奈耶說此是從村至阿練若中間道
量八俱盧舍爲踰繕那已說極微漸次積集成微乃
至一踰繕那然許極微略有二種一實二假其相云
何實謂極成色等自相於和集位現量所得假由分
析比量所知謂聚色中以慧漸析至最極位然後於
中辯色聲等極微差別此析所至名假極微令慧尋

思極生喜故此微卽極故名極微極謂色中析至究竟微謂唯是慧眼所行故極微言顯微極義以何爲證知有極微以阿笈摩及理爲證阿笈摩者謂契經說諸所有色或細或麤細者謂極微更不可析故餘有對色說名爲麤又伽他言

黑白等諸色 皆有細有麤 細者謂最微 麤餘有對色

由此誠證定有極微又毘奈耶作如是說七極微集各一微等如是名敎其理者何謂如積集有情身色至色究竟有量最麤准此亦應分析諸色有究竟處

各一極微云何知爾以可析法分析至窮猶有餘故謂世現見以餘聚色析餘聚色有細聚生析析至窮猶有餘分可爲眼見更不可析如是聚色不能析處亦如麤聚有可析理謂彼可以覺慧分析如以聚色析聚至窮慧析至窮應有餘在可爲慧見更不可析此餘在者卽是極微是故極微其體定有此若無者聚色應無聚色必由此所成故如是已說踰繕那等應辯年等其量云何頌曰

百二十剎那 爲恒剎那量 臘縛此六十
此三十須臾 此三十晝夜 三十晝夜月

十二月爲年 於中半減夜

論曰剎那百二十爲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爲一臘
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爲一晝
夜此晝夜有時增有時減有時等三十晝夜爲一月
總十二月爲一年於一年中分爲三際謂寒熱雨各
有四月十二月中六月減夜以一年內夜總減六如
是已辯剎那至年劫量不同今次當辯頌曰

應知有四劫 謂壞成中大 壞從獄不生
至外器都盡 成劫從風起 至地獄初生
中劫從無量 減至壽唯十 次增減十八

後增至八萬 如是成已住 名中二十劫
成壞壞已空 時皆等住劫 八十中大劫

大劫二無數

論曰言壞劫者謂從地獄有情不復生至外器都盡
壞有二種一趣壞二界壞復有二種一有情壞二外
器壞然壞與成總分四品一者正壞二壞已空三者
正成四成已住言正壞者謂此世間過於二十中劫
住已從此復有等住二十壞劫便至壞劫將起住此
洲人壽量八萬若時地獄有情命終無復新生爲壞
劫始乃至地獄無一有情爾時名爲地獄已壞諸有

地獄定受業者業力引置他方獄中由此准知傍生
鬼趣時人身內無有諸蟲與佛身同傍生壞故有說
二趣於人益者壞與人俱餘者先壞如是二說前說
爲善若時人趣此洲一人無師法然得初靜慮從靜
慮起唱如是言離生喜樂甚樂甚靜餘人聞已皆入
靜慮命終並得生梵世中乃至此洲有情都盡是名
已壞瞻部洲人東西二洲例此應說北洲命盡生欲
界天由彼鈍根無離欲故生欲天已靜慮現前轉得
勝依方能離欲乃至人趣無一有情爾時名爲人趣
已壞若時天趣欲界六天隨一法然得初靜慮乃至

並得生梵世中爾時名爲欲界已壞如是欲界無一
有情名欲界中有情已壞若時梵世隨一有情無師
法然得二靜慮從彼定起唱如是言定生喜樂甚樂
甚靜餘天聞已皆入彼靜慮命終並得生極光淨天
乃至梵世中有情都盡如是名已壞有情世間唯器
世間空曠而住餘方世界一切有情感此三千世界
業盡此邊漸有七日輪現諸海乾竭衆山洞然洲渚
三輪並從焚燎風吹猛焰燒上天宮乃至梵宮無遺
灰燼自地火焰燒自地宮非他地災能壞他地由相
引起故作是言下火風飄焚燒上地謂欲界火猛焰

上昇爲緣引生色界火焰餘災亦爾如應當知如是
始從地獄漸減乃至器盡總名壞劫所言成劫謂從
風起乃至地獄始有情生謂此世間災所壞已二十
中劫唯有虛空過此長時次應復有等住二十成劫
便至一切有情業增上力空中漸有微細風生是器
世間將成前相風漸增盛成立如前所說風輪水金
輪等然初成立大梵天宮乃至夜摩宮後起風輪等
是謂成立外器世間器有壞成由有情力若有情類
久集上天此器世間必應漸起令福減者散下居故
謂極光淨久集有情天衆既多居處迫迮諸福減者

應散下居此器世間理應先起故劫壞位有情上集
於劫成時有情下散由罪福減及福罪增集散旋環
理應如是既已成立此器世間初一有情極光淨歿
生大梵處空宮殿中後諸有情亦從彼歿有生梵輔
有生梵衆有生他化自在天宮漸漸下生乃至人趣
俱盧牛貨勝身贍部後生餓鬼傍生地獄法爾後壞
必最初成若初一有情生無間獄二十中成劫應知
已滿此後復有二十中劫名成已住次第而起謂從
風起造器世間乃至後後有情漸住初一有情極光
淨歿生大梵宮者卽爲大梵王諸大梵王必異生攝

以無聖者還生下故上二界無入見道故卽由此故無一有情無間二生爲大梵義旣說大梵最後命終極光淨天壽八大劫二十中劫世界還成如何梵王生極光淨受少壽量還從彼歿雖彼非無有中夭義而廣大福方生彼天八大劫壽中始經少分二十中劫頃壹卽命終以此觀知餘來生此此洲人壽經無量時至住劫初壽方漸減從無量減至極十年卽名爲初一住中劫此後十八皆有增減謂從十年增至八萬復從八萬減至十年爾乃名爲第二中劫次後十七例皆如是於十八後從十歲增至極八萬歲名

第二十劫一切劫增無過八萬一切劫減唯極十年十八劫中一增一減時量方等初減後增故二十劫時量皆等此總名爲成已住劫所餘成劫及壞已空雖無減增二十差別然由時量與住劫同准住各成二十中劫成中初劫起器世間後十九中有情漸住壞中後劫減器世間前十九中有情漸捨如是所說成住壞空各二十中積成八十總此八十成大劫量諸劫唯用五蘊爲體除此時體不可得故經說三劫阿僧企耶精進修行得成佛者於前所說四種劫中積大劫成三劫無數謂從初種大菩提種經三大劫

阿僧企耶方乃得成大菩提果既稱無數何復言三
有釋此言諸善業者依筭計論筭至數窮初不能知
名一無數如是無數積至第三餘復釋言六十數內
別有一數立無數名謂有經中說六十數此言無數
當彼一名積此至三名三無數非諸筭計不能數知
菩薩經斯三劫無數方乃證得無上菩提如是已辯
劫量差別諸佛獨覺出現世間爲劫增時爲劫減位
頌曰

減八萬至百 諸佛現世間 獨覺增減時
麟角喻百劫

論曰從此洲人壽八萬歲漸減乃至壽極百年於此
中間諸佛出現何緣增位無佛出耶有情樂增難教
獸故多行妙行故少有墮三塗減百年時何故無佛
見於如是壽短促時不能具成佛所作故謂一切佛
出現世間決定捨於第五分壽從定所起命行依身
非於爾時所化樂見以設出世爲佛事少故於爾時
佛不出世經主於此作是釋言五濁極增難可化教
豈不今世人減百年五濁雖增而有能辯入正決定
離欲得果佛唯爲此出現世間故彼所言非爲善釋
非百年位佛出世時一切皆能遵崇聖教入正決定

離欲得果可言減百一分不能辯斯佛事故無佛出
然於減百設佛出世亦有一分能遵教等如百年時
佛何不出若謂減百堪化有情以極少故佛不出者
是則應說前所立因不能具成佛所作故雖於減百
五濁極增不能具成佛所作事由斯故佛不出世間
不出現因非彼所說言五濁者一壽濁二劫濁三煩
惱濁四見濁五有情濁云何濁義極鄙下故應棄捨
故如滓穢故豈不壽劫有情濁三互不相離見濁卽
用煩惱爲體五應不成理實應然但爲次第顯五衰
損極增盛時何等名爲五種衰損一壽命衰損時極

短故二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
四寂靜衰損展轉相違成誼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
世間功德器故爲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分
五濁獨覺出現通劫增減然諸獨覺有二種殊一者
部行二麟角喻部行獨覺先是聲聞得勝果時轉名
獨勝有餘說彼先是異生曾修聲聞順決擇分今自
證道得獨勝名麟角喻者謂必獨出二獨覺中麟角
喻者要百大劫修菩提資糧然後方成麟角喻獨覺
部行獨覺修因時量減百大劫時無定限言獨覺者
謂現身中離稟至教惟自悟道以能自調不調他故

何緣獨覺言不調他非彼無能演說正法以彼亦得無礙解故又能憶念過去所聞諸佛言詞堪爲他說得極遠境宿住智故又不可說彼無慈悲爲攝有情現神通故又不可說無受教機爾時有情亦有能起世間離欲對治道故雖有此理而今測量彼知爾時有情根欲入見諦等不藉他教故不說法以調伏他除此所餘攝有情事無勞設教現通卽成又諸獨覺闕力無畏對於我論堅執衆中欲說無我心便怯劣故不說教以調伏他輪王出世爲在何時幾種幾俱何威何相頌曰

輪王八萬上 金銀銅鐵輪 一二三四洲

逆次獨如佛 他迎自往伏 諍陣勝無害

相不正明圓 故與佛非等

論曰從此洲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有轉輪王生減八萬時有情富樂壽量損減非其器故王由輪寶施轉應導威伏一切名轉輪王施設足中說有四種金銀銅鐵輪應別故如其次第勝上中下逆次能王領一二三四洲謂鐵輪王王一洲界銅輪王二銀輪王三若金輪王四洲界契經就勝但說金輪故契經言若王生在刹帝利種紹灑頂位於十五日受齋

戒時沐浴首身受勝齋戒昇高臺殿臣僚輔翼東方
歛有金輪寶現其輪千輻具足轂輞衆相圓淨非匠
所成舒妙光明來應王所此王定是轉金輪王轉餘
輪王應知亦爾輪王如佛無二俱生故契經言無處
無位非前非後有二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世有處
有位惟一如來如說如來輪王亦爾應審思擇此惟
一言爲據一三千爲約一切界應說一切界無差別
言故謂無經說惟此世間又無經言惟一世界如何
不說而能定知惟據一三千非約一切界若爾何故
梵王經說我今於此三千大千諸世界中得自在轉

彼有密意謂若世尊不起加行惟能觀此三千大千
若時世尊發起加行無邊世界皆天眼境天耳通等
例此應知若不許然佛於餘界何緣無有自在化能
爲闕大悲爲智有礙闕大悲者經不應言如來悲心
普覆一切智有礙者經不應言無一爾焰佛智不轉
若佛智悲徧於一切無礙無闕則應說法普能濟度
一切有情無邊界中如來皆有不思議力能普化故
餘廣決擇如順正理如是所說四種輪王威定諸方
亦有差別謂金輪者諸小國王各自來迎作如是請
我等國土寬廣豐饒安隱富樂多諸人衆惟願天尊

親乘教勅我等皆是天尊翼從若銀輪王自往彼土
威嚴近至彼方臣伏若銅輪王至彼國已宣威競德
彼方推勝若鐵輪王亦至彼國現威列陣剋勝便止
一切輪王皆無傷害令伏得勝已各安其所居勸化
令修十善業道故輪王死多得生天經說輪王出現
於世便有七寶出現世間如是輪王非惟有七寶與
餘王別亦有三十二大士相殊若爾輪王與佛何異
佛大士相處正明圓王相不然故有差別言處正者
謂於佛身衆相無偏得其所故言明了者謂於佛身
相極分明能奪意故言圓滿者謂於佛身衆相周圍

無缺減故劫初人衆爲有王無頌曰

劫初如色天 後漸增貪味 由墮貯賊起

爲防雇守田

論曰劫初時人皆如色界極光淨沒來生人間經於
久時漸有王出故契經說劫初時人有色意成支體
圓滿諸根無缺形色端嚴身帶光明騰空自在飲食
喜樂長時久住有如是類地味漸生其味甘美其香
鬱馥時有一人稟性耽味麝香起愛取嘗便食餘人
隨學競取食之爾時方名初受段食資段食故身漸
堅重光明隱沒黑闇便生日月衆星從茲出現由漸

耽味地味便隱從斯復有地皮餅生競耽食之地餅復隱爾時復有林藤出現競耽食故林藤復隱有非耕種香稻自生衆共取之以充所食此食麤故殘穢在身爲欲蠲除便生二道因斯遂有男女根生由二根殊形相亦異宿習力故相視遂生非理作意行非梵行人中欲鬼初發此時爾時諸人隨食早晚隨取香稻無所貯積後時有人稟性懶惰長取香稻貯凝後食餘人隨學漸多停貯田此於稻生我所心各縱貪情多收無厭故隨收處無復再生遂共分田慮防遠盡於已田分生恪護心於他分田有懷侵奪劫盜

過起始於此時爲欲遮防共聚詳議詮量衆內一有德人各以所收六分之一雇令防護封爲田王因斯故立刹帝利名大衆欽承恩流率土故復名大三末多王自後諸王此王爲首時人或有情狀居家樂在空閑精修戒行因斯故得婆羅門名後時有王貪恪財物不能均給國土人民故貧匱人多行賊事王爲禁止行輕重罰爲殺害業始於此時時有罪人心怖刑罰覆藏其過異想發言虛誑語生此時爲首於劫滅位有小三災其相云何頌曰

業道增壽滅 至十三災現 刀疾饑如次

七日月年止

論曰從諸有情起虛誑語諸惡業道後後轉增故此洲人壽量漸減乃至極十小三災現故諸災患二法爲本一貪美食二性懶墮此小三災中劫末起三災者一刀兵二疾疫三饑饉謂中劫末十歲時人爲非法貪淙汚相續不平愛映蔽其心邪法縈縛瞋恚增上相見便起猛利害心如今獵師見野禽獸隨手所執皆成利刀各騁凶狂互相殘害又中劫末十歲時人由具如前諸過失故非人吐毒疾疫流行遇輒命終難可救療又中劫末十歲時人亦具如前諸過

失故天龍忿責不降甘雨由是世間久遭饑饉既無支濟多分命終若有人能一日一夜持不殺戒以一藥物起懇淨心奉施僧衆以一搏食奉施衆僧決定不逢此三災起此三災起各經幾時刀兵災起極惟七日疾疫災起七月七日饑饉七年七月七日度此便止人壽漸增東西二洲有似災起謂瞋增盛身力羸劣數加饑渴北洲總無何等名爲大三災相頌曰
三災火水風 上三定爲頂 如次內災等
四無不動故 然彼器非常 情俱生滅故
要七火一水 七水火後風

論曰此大三災逼有情類令捨下地集上天中初火災興由七日現有說如是七日輪行猶如鴈行分路旋運有說如是七日輪行上下爲行分路旋運中間各相去五千踰繕那次水災興由降瀑雨有作是說從三定邊空中欽然雨熱灰水有餘復說從下水輪起沸湧水上騰漂浸如實義者卽此邊生後風災興由風相擊有作是說從四定邊空中欽然飄擊風起有餘復說從下風輪起衝擊風上騰飄鼓此如實義准前應知若此三災壞器世界乃至無有細分爲餘後麤物生誰爲種子豈不卽以前災頂風爲緣引生

風爲種子或先所說由諸有情業所生風能爲種子風中具有種種細物爲同類因引麤物起或諸世界壞非一時有他方風具種種德來此爲種亦無有過故化地部契經中言風從他方飄種來此如先所說前災頂風此中何災以何爲頂火水風如次上三定爲頂故世尊說災頂有三若時火災焚燒世界以極光淨爲此災頂若時水災浸爛世界以徧淨天爲此災頂若時風災飄散世界以廣果天爲此災頂隨何災力所不及處卽說名爲此災之頂何緣下三定遭火水風災初二三定中內災等彼故謂初靜慮尋伺

爲內災能燒惱心等外火災故第二靜慮喜受爲內災與輕安俱潤澤如水故徧身麤重由此皆除故經說苦根第二靜慮滅以說內心喜得身輕安故此地喜盛餘地所無故外水災極至於此第三靜慮動息爲內災息亦是風等外風災故若入此靜慮有如是內災生此靜慮中遭是外災壞故初靜慮內具三災外亦具遭三災所壞第二靜慮內有二災故外亦遭二災所壞第三靜慮內惟一災故外但遭一災所壞第四靜慮無有外災以彼定無內災患故由此佛說彼名不動內外三災所不及故若爾彼地器應是常

不爾與有情俱生俱滅故謂彼天處無總地形但如衆星居處各別有情於彼生時死時所住天宮隨起隨滅是故彼器體亦非常所說三災云何次第要先無間起七火災其次定應一水災起此後無間復七火災度七火災還有一水如是乃至滿七水災復七火災後風災起如是總有八七火災一七水災一風災起水風災起皆從火災從水風災必火災起故災次第理必應然何緣七火方一水災極光淨天壽勢力故謂彼壽量極八大劫故至第八方一水災由此應知要度七水八七火後乃一風災由徧淨天壽勢

力故謂彼壽量六十四劫故第八火方一風災如諸有情修定漸勝所感異熟身壽漸長由是所居亦漸久住外由內感理必應然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第十七

說一切有部

音釋

巨

普火切

頽

阿葛切

莖勝

上曰許切下詩證切莖勝胡麻也

麤

古猛切麥

也

阿笈摩

梵語正云阿笈多此云無比法笈其立切

歛

許勿切猶忽也

輞

許拔切以鼻搯氣也

金璽

居士于玉德施資刻此

崇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第十七卷計字七千一百一十五個該銀三兩二錢零二厘崇稱玉中藏孟秋月金沙顧龍山藏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卷第十八

尊

者

衆

賢

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業品第五之一

此中一類隨順造惡怯難論者作如是言如上所陳諸内外事多種差別非業爲因現見世間果石等物衆多差別無異因故謂從一種有多果生無種爲先有石等異爲對彼執故立宗言頌曰

世別由業生

思及思所作

思卽是意業

所作謂身語

論曰定由有情淨不淨業諸内外事種種不同云何
知然見業用故謂世現見愛非愛果差別生時定由
業用如農夫類由勤正業有稼穡等可愛果生有諸
愚夫行盜等業便招非愛殺縛等果復見亦有從初
處胎不由現因有樂有苦既見現在要業爲先方能
引得愛非愛果知前樂苦必業爲先故非無因諸内
外事自然而有種種差別所由業其體是何謂心
所思及思所作故契經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
已業思已業者謂思所作卽是由思所等起義應知
思者卽是意業思所作者卽身語業如是二業於契

經中世尊說爲三謂身語意業如是三業隨其次第
由所依自性等起故建立此中已說意業自性謂卽
是思思如前辯身語二業自性云何頌曰

此身語二業 俱表無表性

論曰應知如是所說諸業中身語二業俱表無表性
故本論言云何身業謂身所有表及無表云何語業
謂語所有表及無表復有何緣惟身語業表無表性
意業不然以意業中無彼相故謂能表示故名爲表
表示自心令他知故思無是事故不名表由此但言
身語二業能表非意無表故無表亦無以無表名

遮相似故是表種類然不能表立無表名順正理中
別釋無理謂無相續所依心故爲身語動是表業耶
不爾云何頌曰

身表許別形	非行有爲法	有剎那盡故
應無無因故	生因應滅故	無決定因故
地等無異故	了相有別故	取不待餘故
相違因別故	有滅不滅故	許別有微故
非二根取故	彼定意境故	分別堅等已
長等智方生	一面觸多生	比知有長等
於多觸聚中	定有長等故	同故過同故

語表許言聲

論曰髮毛等聚總名爲身於此身中心所起四大
種杲形色差別能表示心名爲身表如思自體雖剎
那滅而立意業於理無違如是身形立爲身業不立
顯色及大種等爲身表者表通三性此等皆惟無記
性故又顯色等不隨作者欲樂生故又設離心亦得
生故表必待心方得生故若大種等一心所生如體
有差別法亦應爾故然不可謂一心所生有差別體
成差別性復云何知身語二業有善不善契經說故
如契經言諸有染污眼耳所識法彼具壽爲非諸有

清淨眼耳所識法說亦如是復云何知四大種等惟無記性亦由經說如契經言或有一類身住十年乃至廣說說心意識異滅異生故大種等惟無記性雖諸行法因果無間異方生時約世俗說名爲行動亦名表業而身表業必是勝義非一切行實有行動以有爲法有剎那故非諸行體轉至餘方乃有滅義以有爲法是處纔生卽還謝滅剎那何謂謂極少時此更無容前後分析時復何謂謂有過去未來現在分位不同由此數知諸行差別於中極少諸行分位名爲剎那故如是說時之極促故名剎那此中剎那但

取諸法有作用位謂惟現在卽現在法有住分量名有剎那如有月子或能滅壞故名剎那是能爲因滅諸法義謂無常相能滅諸法此俱行法名有剎那復如何知諸有爲法皆剎那滅必不久住以諸有爲後必盡故現有滅法不待客因旣不待客因纔生已卽滅若初不滅後亦應然以後與初主因等故旣見後有盡知前念念滅若謂不然世現見故謂世現見薪等先有由後與火客因合時便致滅無不復見故定無餘量過現量者故非諸法滅皆不待客因豈不應如鈴聲燈焰如彼聲焰雖離手風剎那剎那由主因

滅而手風合餘不更生後聲焰無不復可取如是薪
等由主滅因令念念滅後與火合便於滅位不作餘
因以後不生不復可取是故此義由比量成非現量
得何謂比量謂應如生無無因故以有爲法不見不
待客主二因而得生者謂羯刺藍牙牆識等必待精
血水土根等外緣資助然後得生若待客因薪等滅
者則有爲法應並如生要待客因然後得滅而世現
見覺焰音聲不待客因由主因滅故一切行滅皆不
待客因由此諸有爲纔生已卽成滅因常合故剎那
滅義成又若薪等滅火合爲因於熟變生中有下中

上應生因體卽成滅因所以者何謂由火合能令薪
等有熟變生中上熟生下中熟滅卽生因體應成滅
因然理不應因彼此有卽復因彼此法成無若謂焰
生不停住故無斯過者理亦不然體類不殊無決定
理能爲生滅二種因故且於火焰差別生中客計能
生能滅因異於地水醋灰雪日合能令薪等熟變生
中如何計度生滅因異故諸法滅不待客因但由主
因令諸法滅由如是理證剎那滅義成是故有爲皆
無行動無行動故所說身表是形差別其理極成云
何知形顯外別有以形與顯了相別故若形卽用顯

有顯色極微形色極微亦應如是寧獨不許有實極微諸有對色所積集處皆決定有極微可得既於聚色差別生中有形覺生猶如顯覺是故定應別有如種能成長等形色極微非顯極微卽成長等假所依壞假必壞故以假用實爲自體故若顯極微成麤顯色及形色者則一聚中顯色壞時形亦應壞所依一故如諸顯色旣見顯壞形色猶存故知顯形所依各別所依旣別體別理成經主此中作如是難若謂實有別類形色則應一色二根所取謂於色聚長等差別眼見身觸俱能了知由此應成二根取過理無色

處二根所取然如依觸取長等相如是依顯能取於形此難不然非許長等諸假形色二根取故以彼長等諸假有法定是意識所緣境故一切假有惟是意識所緣境界如前已辯能成長等如種極微如是安布說爲長等是無分別眼識所取非身能取如是形色如依身根了堅濕等了長短等不如是故以非闇中了堅濕等卽於彼位或次後時卽能了知長短等相要先分別堅等相已然後長等比智方生故長等形非身根境謂於一面觸多生中依身根門分別觸已方能比度知觸俱行眼識所牽意識所受如是相

狀差別形色如見火色及麁花香能憶俱行火觸花色經主於此復作是言諸有二法定不相離故因取一可得念餘無觸與形定不相離如何取觸能定憶形此亦非理現見世間諸觸聚中有形定故謂形於觸雖無定者而於一面多觸生中定有長色於一切處觸徧生中定有圓色如是等類隨應當知是故所引同喻成立又此與彼義應同故謂煖觸於色及白色於香亦無有定如形於觸不應因彼火色花香便能念知火觸花色故非由此能遮遣形異於顯色別有體義又顯同形應有過故謂眼喉中亦得煙觸或

時以鼻嗅彼煙香因此了知煙中顯色亦應顯色二根所取非實物有如依身根了諸觸已知長等相是故身表是別形色實有義成語表業云何謂言聲爲體離聲無別語能表故非如身意離業別有以語業名依體立故如是已辯二表業相無表業相初品已辯定應許此是實有性所以者何頌曰

說三無漏色 增非作等故

論曰以契經說色有三種此三爲處攝一切色一者有色有見有對二者有色無見有對三者有色無見無對除無表色更復說何爲此中第三無見無對色

由是無表實有理成又契經中說有無漏色如契經說無漏法云何謂於過去未來現在諸有有色不起愛患乃至識亦然名無漏法除無表色何法名爲此契經中諸無漏色十有色界佛於經中一向說爲有漏性故由此無表實有理成又契經說有福增長如契經言諸有淨信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成就有依七福業事若行若住若寐若覺恒時相續福業漸增福業續起無依亦爾除無表業若起餘心或無心時依何法說福業增長無依福中旣無表業寧有無表誰言此中無有表業理應有故謂聞某處某方邑中

現有如來或弟子住生歡喜故福常增者彼必應有增上信心遙向彼方敬申禮讚起福表業及福無表而自莊嚴希親奉覲故依無表說福增長又非自作但遣他爲若無無表業不應成業道以遣他表非彼業道攝此業未能正作所作故使所作已此性無異故然由先表及能起思爲加行故後時教者雖起善心多時相續仍有不善得相續生使所作成時有力能引如是類大種及造色生此所造色生是根本業道卽彼先表及能起思現在前時爲因能取今所造色爲等流果於今正起無表色時彼在過去能與

今果惟彼先時所起思業於非愛果爲牽引因後業道生能爲助滿今所引果決定當生無表若無此應非有又若無無表應無八道支以在定時語等無故由此無表實有理成此無表名爲目何體目遠離體遠離非作非造無表一體異名非惟遮作卽名無表如世間說非婆羅門世共了知別自一類業爲因故如彩畫業此無表色亦立業名因表因思而得生故爲諸無表皆二力生不爾云何惟欲界繫所有無表可由強力二因所生以欲界思非等引故離身語表無有功能發無表業靜慮俱思定力持故不待於表有勝功能發無表業由此無表雖無作相作爲因故亦得業名無表與表俱所造色所依大種爲異爲同頌曰

此能造大種 異於表所依

論曰無表與表雖有俱生然能生因大種各異麤細兩果因必異故生因和合有差別故一切所造色多與生因大種俱生然現在未來亦有少分因過去者少分者何頌曰

欲後念無表 依過大種生

論曰惟欲界繫初剎那後所有無表從過大生謂欲

界所繫初念無表與能造大種俱時而生此大種生已能爲一切未來自相續無表生因此與初刹那無表俱滅已第二念等無表生時一切皆是前過去大種所造此過大種爲後後念無表所依能引發故與後後念無表俱起身中大種但能爲依此大種若無無表不轉故如是前俱二四大種望後諸無表爲轉隨轉因譬如輪行因手依地手能引發地但爲依前俱大種應知亦爾大種通五地身語業亦然何地身語業何地大種造頌曰

有漏自地依 無漏隨生處

論曰身語二業略有二種一者有漏二者無漏若有漏者五地所繫欲界所繫身語二業惟欲界繫大種所造如是乃至第四靜慮身語二業惟是彼地大種所造若無漏者依五地身隨生此地應起現前卽是此地大種所造以無漏法不墮界故必無大種是無漏故由所依力無漏生故表無表業其類是何復是何類大種所造頌曰

無表無執受 亦等流情數 散依等流性
有受異大生 定生依長養 無受無異大
表惟等流性 屬身有執受

論曰今此頌中先辯無表諸無表業略有二種定不定地有差別故然其總相皆無執受與有執受相相違故惟善不善故非異熟生無極微集故非所長養有同類因故有是等流亦言爲顯有剎那性謂初無漏俱生無表待識生故有情數攝若就差別分別所依不定地中所有無表等流有受異大種生異大生言顯身語七一一是別大種所造定生無表差別有二謂諸靜慮無漏律儀此二俱依定所長養無受無異大種所生無異大言顯此無表七支同一具四大種所造應知有表惟是等流此若屬身是有執受餘

義皆與散無表同謂有情數及依等流有受別異四大種起何緣散地所有無表能造大種惟等流性定地無表所長養生以殊勝心現在前位必能長養大種諸根故定心俱必有殊勝長養大種能作生因造定心俱所有無表散地無表因等起心不俱時故在無心位亦有起故所依大種惟是等流因等起心不能長養能生無表諸大種故若爾散地無表所依誰等流果有作是說是次前滅大種等流能造無對所有大種非造有對大種等流果有細麤種類別故如是說者從無始來定有能造無對造色已滅大種爲

同類因能生今時等流大種造有表業大種亦應是
無始來同類大種之等流果非從異類定生無表所
依大種無執受者定心果故必無愛心執此大種以
爲現在內自體故又此大種無有其餘執受相故名
無執受散地無表所依大種有執受者散心果故以
有愛心執爲現在內自體故如顯色等所依大種繫
屬依身而得生故亦可毀壞外物觸時可生苦樂何
緣定心所生無表是無別異大種所生散無表生依
別異大定生無表七支相望展轉力生同一果故惟
從一具四大種生散此相違故依異大若散無表同

一生因隨越一時應越一切定生無表七支相望生
因旣同必頓捨故豈不如對一切有情相續所生遠
離殺戒雖同一具大種所生非越一時頓越一切七
支相對理亦應然此例不然彼雖一具大種所造然
其所對一一有情相續異故若七支戒無異大生所
對有情相續旣一何緣越一非越一切是故此彼爲
例不齊若爾此應同命根理如命根體爲具身依身
不具時亦爲依止故身雖缺隨有餘根命猶能持令
不斷壞如是一具大種爲因能生七支具不具果故
支雖缺隨有餘支大猶能持令不斷壞此亦非例以

彼命根先與缺身俱時而起中間有與具身俱生後缺滅時復有俱起故於具缺各別任持大種不然一具大種爲一相續無表生因若與七支爲生因者未嘗暫與缺支俱生如何缺一時持餘令不斷卽由此理從無貪等爲因所生離殺等戒雖有對一有情相續而越一時非越一切以是各別大種果故大種別者果類別故雖對別異有情相續發多無貪所生無表而但一具大種爲因以所生果類無別故由是若對一有情身一具七支生因同者則隨越一應越一切前所設難其理善成故散七支依別大種如天眼

起非壞本形表色生時理亦應爾故雖身表在身中生而無異熟色斷已更續過亦無一具大種聚中有二形色俱時起過以諸身表別有等流大種新生爲所依故隨依身分表色生時此一分身應大於本大及形色極微增故然不現見其理如何有釋此言以表及大相微薄故如捺肢體然不見有大相可得有說身中有孔隙故雖得相容納而不大於本已辯業門略有二種謂思思已業差別故復有三種謂身語意業差別故復有五種謂身語二名表無表及思惟一業差別故如是五業性及界地建立云何頌曰

無表記餘三 不善惟在欲 無表徧欲色

表惟有伺二 欲無有覆表 以無等起故

論曰無表惟通善不善性無有無記所以者何是強力心所等起故無記心劣無有功能爲因等起引強力業令於後後餘心位中及無心時亦恒續起所言餘者謂二表及思三謂皆通善不善無記於中不善在欲非餘有不善根無慙愧故善及無記隨其所應三界皆有不別遮故欲色二界皆有無表決定不在無色界中以無色界中有伏色想故厭背諸色入無色定故彼定中不能生色或隨何處有身語轉惟是

處有身語律儀無色界中無身語轉故彼無有身語律儀毗婆沙師作如是說爲治惡戒故起尸羅惟欲界中有諸惡戒無色於欲具四種遠一所依遠二行相遠三所緣遠四對治遠所依遠者謂於等至入出位中等無間緣爲所依體無容有故行相遠者謂無色心畢竟無能於欲界法作苦麤等諸行相故所緣遠義類此應知由無色心但能以下第四靜慮有漏諸法爲苦麤等行相所緣對治遠者謂若未離欲界貪時必定無容起無色定能爲欲界惡戒等法厭壞及斷二對治故非不能緣可能厭壞故無色界無無

表色表色惟在二有伺地謂通欲界初靜慮中非上地中可言有表說有伺者爲顯一切初靜慮中徧有表業若於上地表業全無語表旣無何有聲處有外大種爲因發聲不遮外聲故無有失有餘師說上三靜慮亦有無覆無記表業理必應然上三地中起三識身旣無有失如何不起發表業心然善滌心上不起下下善下滌劣故斷故由是生上無善滌表前說爲善所以者何雖彼現前非彼繫故有覆無記表欲界定無惟初靜慮中可得說有曾聞大梵有誑諂言謂自衆中爲避馬勝所徵問故矯自歎等復以何緣

二定以上都無表業於欲界中無有有覆無記表業以無發業等起心故有尋伺心能發表業二定以上都無此心雖起下地心發身語表然如識身等非上地繫又發表心惟修所斷見所斷惑內門轉故以欲界中決定無有有覆無記修所斷惑是故表業上三地都無欲界中無有覆無記表爲但由等起令諸法成善不善性等不爾云何由四種因成善性等一由勝義二由自性三由相應四由等起何法何性由何因成頌曰

勝義善解脫 自性慙愧根 相應彼相應

等起色業等 翻此名不善 勝無記二常

論曰勝義善者謂眞解脫以安隱義說名爲善謂涅槃中衆苦永寂最極安隱猶如無病此由勝義安立善名是故涅槃名勝義善或眞解脫是勝是義得勝義名勝謂最尊無與等者義謂別有眞實體性此顯涅槃無等實有故名勝義安隱名善是善常故自性善者謂慙愧根以有爲中惟慙與愧及無貪等三種善根不待相應及餘等起體性是善猶如良藥相應善者謂彼相應以心心所要與慙愧善根相應方成善性若不與彼慙等相應善性不成如雜藥水等起

善者謂身語業生等及得二無心定以是自性及相應善所等起故立等起名如良藥汁所引生乳因異類心亦起諸得如因靜慮得通果心勝無記心現在前故得諸染法勝染汙心現在前故得諸善法此等如何成善等性以就彼法俱生得故密作是言非異類心不作緣起故無有失雖異類心亦爲緣起而成善等非待彼心或復因彼諸得等起卽待彼故成善等性故得由等成善等性異如說善性四種差別不善四種與此相違云何相違勝義不善謂生死法由生死中諸法皆以苦爲自性極不安隱猶如痼疾

論
自性不善謂無慙愧三不善根由有漏中惟無慙愧
及貪瞋等三不善根不待相應及餘等起體是不善
猶如毒藥相應不善謂彼相應由心心所法要與無
慙愧不善根相應方成不善性異則不然如雜毒水
等起不善謂身語業生等及得以是自性相應不善
所等起故如毒藥汁所引生乳若爾應無一有漏法
是無記或善皆生死攝故一切皆應是不善攝雖據
勝義理實應然而於此中約異熟說諸有漏法若不
能記異熟果者立無記名於中若能記愛異熟說名
爲善如善不善既有勝善亦有勝義無記法耶亦有

云何謂二常法以非擇滅及太虛空更無異門惟無
記性是故獨立勝義無記無別自性相應等起無一
心所惟無記性與無記心徧相應故設方便立自性
等三亦攝不盡無記多故由是無記惟有二種一者
勝義二者自性有爲無記是自性攝不待別因成無
記故無爲無記是勝義攝以性是常無異門故若等
起力令身語業成善不善此身語業所依大種例亦
應然俱從一心所等起故此難非理以作者心本欲
起業非大種故謂無作者於大種中發起樂欲我當
引發如是種類大種現前由此爲門善惡心起又世

現見身語二業待心而生未曾見有身語二業離心而起然四大種離心亦生故知彼法非待心起又如眼等不待心生其性便無善等差別如是大種不待心生故理亦無善等差別若爾諸得及生等相應無等起善等差別以非本心所欲起故無心位中亦現起故此難非理由法勢力安立善等差別成故謂得四相依法而立非如大種無待自成有爲法中無有一法不待心力成善不善是故諸得及生等相如所屬法要由心力成善等性其理善成生已離心雖相續轉亦無有過卽是前心勢力所引令其轉故隨定無表定等力生理亦應成等起善性天眼天耳應善性攝以是善心所等起故此難非理以彼二通解脫道心是無記故彼二與道俱時生故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第十八

說一切有部

音釋

怯

乞業切畏懦也

稼穡

上居訝切下所力寐覺上明秘切切種曰稼斂曰穡

寢也下居

效切

矯舉天切

痼

古慕切又固之疾也

金璽居士于玉德施資刻此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第十八卷計字七千零五

十個該銀三兩一錢七分二厘
崇禎壬申歲孟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卷第十九

尊者 衆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業品第五之二

如上所言由等起力身語二業成善不善等起有幾
何等起力令身語業成善不善等起相望差別云何
頌曰

等起有二種 因及彼刹那 如次第應知
名轉名隨轉 見斷識唯轉 唯隨轉五識
修斷意通二 俱非修所成 於轉善等性

隨轉各容三 牟尼善必同 無記隨或善

論曰身語二業等起有二謂因等起刹那等起在先爲因故彼刹那有故如次初名轉第二名隨轉謂因等起將作業時作是思惟我今當作如是如是所應作業能引發故說名爲轉刹那等起正作業時與先轉心所引發業俱時行故說名隨轉若無隨轉雖有先因爲能引發如無心位或如死屍表應不轉隨轉於表有轉功能無表不依隨轉而轉無心亦有無表轉故如上所言見所斷惑內門轉故不能發表若爾何緣薄伽梵說由邪見故起邪思惟邪語邪業及邪

命等此不相違見所斷識於發表業但能爲轉於能起表尋伺生中爲資糧故不爲隨轉於外門心正起業時此無有故由此故說見所斷心爲因等起發身語業定不能爲刹那等起見所斷識雖能思量而無功能動身發語然於動發一表業中容有多心思量動發唯後一念與表俱行異此表應非刹那性見所斷識雖能爲轉發有表業然非表業於此識後無間卽生內門轉心不能引起與身語表俱行識故若異此者見所斷心亦應於表業爲刹那等起以修所斷加行意識能無間引表俱行心亦與表俱行爲刹那

等起故見所斷雖能爲因引諸表業離修所斷因等起心表俱行心無容得起是故欲界無有有覆無記表業然契經中但據展轉爲因等起密作是言由邪見故起邪語等阿毗達磨據彼不能無間引生表俱行識故密意說見所斷心內門轉故不能發表是故經論理不相違又見所斷若發表色此色則應是見所斷色非見斷前已成立若五識身唯作隨轉無分別故外門轉故修斷意識有通二種有分別故外門轉故由此應成四句分別有轉非隨轉謂見所斷心有隨轉非轉謂眼耳鼻識有轉亦隨轉謂修所斷一

分意識有非轉隨轉謂餘一切修所成識以修所成無分別故異熟生識亦爲隨轉如順正理成立此義轉隨轉識性必同耶不爾云何謂前轉識若是善性後隨轉識通善等三不善無記爲轉亦爾唯牟尼尊轉隨轉識多分同性少有不同謂轉若善心隨轉亦善轉心若無記隨轉亦然於續剎那定無迷故而或有位善隨無記轉曾無有時無記隨善轉以佛世尊於說法等心或增長無萎歇故旣說善等轉隨轉各三准此標釋中足爲明證所發諸業成善惡等隨因等起非隨剎那異此善心所引發業旣與不善無記

心俱何理能遮成惡無記是則應有從別思惟爲因引生別性類業如是勤勵欲爲善者翻有不善無記業生或此相違便乖正理故業成善等定由轉力非由隨轉力其理善成然隨定心諸無表業與俱時起心一果故由隨轉力善性得成定屬此心而得生故辯業界地傍論已周復應辯前表無表相頌曰

無表三律儀 不律儀非二

論曰應知無表略說有三一者律儀二不律儀三者非二謂非律儀非不律儀能遮能滅惡戒相續故名律儀如是律儀差別有幾頌曰

律儀別解脫 靜慮及道生

論曰律儀差別略有三種一別解脫律儀謂欲界戒二靜慮生律儀謂色界戒三道生律儀謂無漏戒初律儀相差別云何頌曰

初律儀八種 實體唯有四 形轉各異故

各別不相違

論曰別解脫律儀相差別有八一苾芻律儀二苾芻尼律儀三正學律儀四勤策律儀五勤策女律儀六近事律儀七近事女律儀八近住律儀如是八種律儀相差別總名第一別解脫律儀此中依能修離惡

行及離欲行補特伽羅安立前五律儀差別以如是
 類補特伽羅乃至命終能離殺等諸惡行故及能遠
 離非梵行故次復依能修離惡行非離欲行補特伽
 羅安立盡形在家二衆律儀差別以如是類補特伽
 羅乃至命終能離殺等諸惡行故不能遠離非梵行
 故由是經中但作是說離欲邪行非非梵行後復依
 能修非全離惡行欲行補特伽羅安立在家一晝一
 夜律儀差別以如是類補特伽羅不能全離惡行諸
 欲爲令漸習全離惡行及諸欲行方便住故雖各有
 八實體唯四一苾芻律儀二勤策律儀三近事律儀

四近住律儀唯此四種別解脫律儀皆有體實相各
 別故所以者何離苾芻律儀無別苾芻尼律儀離勤
 策律儀無別正學勤策女律儀離近事律儀無別近
 事女律儀云何知然由形改轉體雖無捨得而各有
 異故形謂形相卽男女根由此二根男女形別但由
 形轉令諸律儀各爲苾芻苾芻尼等謂轉根位令本
 苾芻律儀各苾芻尼律儀或苾芻尼律儀各苾芻律
 儀令本勤策律儀各勤策女律儀或勤策女律儀及
 正學律儀各勤策律儀令本近事律儀各近事女律
 儀或近事女律儀各近事律儀非轉根位有捨先得

得先未得律儀因緣故四律儀非異三體若從近事律儀受勤策律儀復從勤策律儀受苾芻律儀此三律儀爲由增足遠離方便立別別名如隻雙金錢及五十二十爲體各別具足頓生三種律儀體不相雜其相各別具足頓生三律儀中具三離殺一一離殺其體各異餘隨所應當知亦爾由因緣別故體不同如如求受多種學處如是如是能離多種高廣牀座飲諸酒等憍逸處時卽離衆多殺等緣起以諸遠離依因緣發故因緣別遠離有異若無此事捨苾芻律儀爾時則應三律儀皆捨前二攝在後一中故既不

許然故三各別然此三種互不相違於一身中俱時而轉非由受後捨前律儀勿捨苾芻戒便非近事等先已捨彼二律儀故近事近住勤策苾芻四種律儀云何安立頌曰

受離五八十 一切所應離 立近事近住
勤策及苾芻

論曰應知此中如數次第依四遠離立四律儀謂受離五所應離法建立第一近事律儀何等爲五所應離法一者殺生二不與取三欲邪行四虛誑語五飲諸酒若受離八所應離法建立第二近住律儀何等

爲八所應離法一者殺生二不與取三非梵行四虛
誑語五飲諸酒六塗飾香鬘舞歌觀聽七坐臥高廣
嚴麗牀座八食非時食若受離十所應離法建立第
三勤策律儀何等爲十所應離法謂於前八塗飾香
鬘舞歌觀聽開爲二種復加受畜金銀等寶以爲第
十爲引怖怯衆多學處在家有情顯易受持故於八
戒合二爲一如爲佛粟氏子略說學處有三若受離
一切應離身語業建立第四苾芻律儀別解脫律儀
衆名差別者頌曰

俱得各尸羅 妙行業律儀 唯初表無表

名別解業道

論曰以清涼故名曰尸羅此中尸羅是平治義戒能
平險業故得尸羅名智者稱揚故名妙行或修行此
得愛果故所作自體故名爲業亦名律儀如前已釋
如是應知別解脫戒通初後位無差別名唯初剎那
表及無表得別解脫及業道名謂受戒時初表無表
別別棄捨種種惡故依初別捨義立別解脫名或初
所應修故名別解脫或彼初起最能超過如獄險惡
趣故名別解脫卽初剎那表與無表亦得名爲根本
業道初防身語暢思業故從第二念乃至未捨不名

別解脫名別解脫律儀不名業道但名後起已辯安
立差別律儀當辯律儀成就差別誰成就何律儀頌
曰

八成別解脫 得靜慮聖者 成靜慮道生

後二隨心轉

論曰八衆皆成就別解脫律儀謂從苾芻乃至近住
靜慮生者謂此律儀由從或依靜慮生故若得靜慮
者定成此律儀靜慮眷屬亦名靜慮道生律儀聖者
皆成就此復二種謂學及無學於前所說三律儀中
靜慮道生隨心而轉非別解脫所以者何異心無心

亦恒轉故靜慮無漏二種律儀亦名斷律儀依何位
建立頌曰

未至九無間 俱生二名斷

論曰未至定中九無間道俱生靜慮無漏律儀以能
永斷欲纏惡戒及能起惑名斷律儀唯未至定中有
斷對治故由此但攝九無間道此中尸羅滅惡戒故
由此或有靜慮律儀非斷律儀應作四句第一句者
除未至定九無間道所餘有漏靜慮律儀第二句者
依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第三句者依未至定
九無間道有漏律儀第四句者除未至定九無間道

所餘一切無漏律儀如是或有無漏律儀非斷律儀
應作四句謂前四句逆次應知若爾世尊所說略戒
身律儀善哉 善哉語律儀 意律儀善哉
善哉徧律儀

又契經說應善守護應善安住眼根律儀此意根律
儀以何爲自性此二自性非無表色若爾是何頌曰
正知正念合 各意根律儀

論曰意根律儀一一各用正知正念合爲自體故契
經說眼見色已不喜不憂恒安住捨正知正念如是
乃至意了法已別別各已重說合言遮謂二律儀如

次二爲體今應思擇表及無表誰成就何齊何時分
且辯成無表律儀不律儀頌曰

住別解無表 未捨恒成現 剎那後成現

不律儀亦然 得靜慮律儀 多恒成過未

聖初除過去 入定道成中

論曰住別解脫補特伽羅從初剎那乃至未遇捨學
處等諸捨戒緣恒成現世此別解脫律儀無表初剎
那後亦成過去前未捨言徧流至後如說安住別解
脫律儀住不律儀應知亦爾謂從初念乃至未遇受
律儀等捨惡戒緣恒成現世惡戒無表初剎那後亦

成過去諸有獲得靜慮律儀乃至未捨來多恒成過
未前生所失過去定律儀今初剎那必還得彼故以
順決擇分所攝定律儀初剎那中不成過去餘生所
得命終時捨今生無容重得彼法爲簡彼法故說多
言無漏律儀一切聖者多成過未惟初剎那不成過
去此類聖道先未生故昔曾未得創得名初先得已
失今創得時亦得過去已曾生者初剎那後乃至未
捨亦成過去未來成就乃至未般無餘涅槃若入靜
慮及無漏道如次成現在靜慮道律儀非出觀時有
成現在定道無表隨心轉故散心現前必無彼故已

辯安住善惡律儀住中云何頌曰

住中有無表 初成中後二

論曰言住中者謂非律儀非不律儀彼所起業不必
一切皆有無表若有無表卽是善戒或是惡戒種類
所攝或非二類彼初剎那但成中世謂成現在此是
過去未來中故初剎那後未捨已來恒成過現二世
無表若有安住律不律儀亦有成惡善無表不設有
成者爲經幾時頌曰

住律不律儀 起染淨無表 初成中後二
至染淨勢終

論曰若住律儀由勝煩惱作殺縛等諸不善業由此便發不善無表住不律儀由淳淨信作禮佛等諸勝善業由此亦發諸善無表乃至此二心未斷來所發無表恒時相續然其初念惟成現在第二念等通成過現已辯成無表成表業云何頌曰

表正作成中 後成過非未 有覆及無覆 惟成就現在

論曰一切安住律不律儀及住中者乃至正作諸表業來恒成現表初剎那後至未捨來恒成過去必無成就未來表者不隨心色勢微劣故諸散無表亦同

此釋有覆無覆亦無記表定無有能成就過未法力劣故惟能引起法俱行得得力劣故不能引生自類相續可法滅已追得言成亦無功能逆得當法豈不此表如能起心亦應有成去來世者此表力劣由彼劣故此責非理所起劣於能起心故所以然者如無記心能發表業所發表業不生無表故知所起劣能起心如律儀各既有差別不律儀號亦有別耶亦有云何頌曰

惡行惡戒業 業道不律儀

論曰此惡行等五種異名是不律儀名之差別是諸

智者所呵貶故果非愛故立惡行各障淨尸羅故名
惡戒身語所造故名爲業根本所攝能暢業思業所
遊路故名業道不淨身語名不律儀然業道名惟目
初念通初後位立餘四名今應思擇若成就表亦無
表耶應作四句頌曰

成表非無表 住中劣思作 捨未生表定

成無表非表

論曰惟成就表非無表者謂住非律非不律儀劣善
惡思造善造惡身語二業惟能發表此尚不能發無
表業況諸無記思所發表除有依福及成業道彼雖
劣思起亦發無表故惟成無表非表業者謂得靜慮
補特伽羅今表未生先生已捨俱成非句如理應思
如是建立表與無表及成就已於中律儀三種差別
云何而得頌曰

定生得靜慮 彼聖得道生 別解脫律儀

得由他教等

論曰靜慮律儀與心俱得若得有漏近分根本靜慮
地心靜慮律儀爾時便得彼心俱故從無色界没生
色界時隨得彼地中生得靜慮卽亦得彼俱行律儀
無漏律儀亦心俱故若得無漏近分根本靜慮地心

爾時便得彼聲爲顯前靜慮心復說聖言簡取無漏六靜慮地有無漏心謂未至中間及四根本定非三近分如後當辯別解脫律儀由他教等得能教他者說名爲他從如是他教力發戒故說此戒由他教得此復二種謂從僧伽補特伽羅有差別故從僧伽得者謂苾芻苾芻尼及正學戒從補特伽羅得者謂餘五種戒諸毗奈耶毗婆沙師說有十種得具戒法爲攝彼故復說等言何者爲十一由自然謂佛獨覺自然謂智以不從師證此智時得具足戒二由佛命善來苾芻謂耶舍等由本願力佛威加故三由得入正

性離生謂五苾芻由證見道得具足戒四由信受佛爲大師謂大迦葉五由善巧酬答所問謂蘇陀夷六由敬受八尊重法謂大生主七由遣使謂法授尼八由持律爲第五人謂於邊國九由十衆謂於中國十由三說歸佛法僧謂六十賢部共集受具戒此中或由本願力故或阿世耶極圓滿故或薄伽梵威所加故隨其所應得具足戒如是所說別解脫律儀應齊幾時要期而受頌曰

別解脫律儀 盡壽或晝夜

論曰七衆所依別解脫戒惟應盡壽要期而受近住

所依別解脫戒惟一晝夜要期而受此時定爾何因
故然非毗奈耶相應義理非一切智者能測量其實
有餘師說世尊覺知戒時邊際但有二種一壽命邊
際二晝夜邊際重說晝夜爲半月等故佛但說二受
戒時以佛經中惟說晝夜故對法者亦作是言近住
律儀惟晝夜受必應有法能爲障礙令過晝夜彼戒
不生故佛經中惟說晝夜不說或五或十等時然有
說言佛觀所化根難調者且應授與一晝夜戒非無
過此依何理教作如是言過此戒生不違理故復減
於此何理相違謂所化根有難調者已許爲說晝夜

律儀何不爲調漸難調者說惟一夜一晝須臾以難
調根有多品故然曾不說由此知有近住定時若減
若增便不發戒世尊觀見故惟說此依何邊際得不
律儀頌曰

惡戒無晝夜 以非如善受

論曰要期盡壽造諸惡業得不律儀非一晝夜如近
住戒所以者何以此非如善戒受故謂必無有立限
對師受不律儀如近住戒我一晝夜定受不律儀此
是智人所呵厭業故雖亦無有立限對師我當盡形
造諸惡業而由發起壞善意樂欲永造惡得不律儀

非起暫時造惡意樂無師而有得不律儀故不律儀
無一晝夜然近住戒功德可欣由現對師要期受力
雖無畢竟壞惡意樂而於一晝夜得近住律儀故得
不律儀與得律儀異說一晝夜近住律儀欲正受時
當如何受頌曰

近住於晨旦 下座從師受 隨教說具支

離嚴飾晝夜

論曰近住律儀於晨旦受謂受此戒要日出時此戒
要經一晝夜故諸有先作如是要期我當恒於月八
日等決定受此近住律儀若旦有礙緣齋竟亦得受

言下座者謂在師前居卑劣座身心謙敬身謙敬者
或蹲或跪曲躬合掌惟除有病心謙敬者於施戒師
心不輕慢於三寶所生極尊重懇淨信心以諸律儀
從敬信發若不謙敬不發律儀此必從師無容自受
以後若遇諸犯戒緣由媿戒師能不違犯謂彼雖闕
自法增上由世增上亦能無犯受此律儀應隨師教
授者後說勿前勿俱如是方成從師教授異此授受
二俱不成具受八支方成近住隨有所闕近住不成
諸遠離支互相屬故由是四種離殺等支於一身中
可俱時起以諸遠離相繫屬中或少或多相差別故

受此戒者必離嚴飾憍逸處故常嚴身具不必須捨緣彼不能生其憍逸如新異故受此律儀必須晝夜謂至明旦日初出時經如是時戒恒相續異此受者雖生妙行不得律儀然爲令招可愛果故亦應爲受言近住者謂此律儀近阿羅漢住以隨學彼故有說此近盡壽戒住有說此戒近時而住如是律儀或名長養長養薄少善根有情令其善根漸增多故何緣受此近住律儀必具八支非增非減頌曰

戒不逸禁支 四一三如次 爲防諸性罪

失念及憍逸

論曰八中前四是尸羅支謂離殺生至虛誑語由此四種離性罪故次有一種是不放逸支謂離飲諸酒生放逸處雖受尸羅若飲諸酒則心放逸毀犯尸羅醉必不能護餘支故後有三種是禁約支謂離塗飾香鬘乃至食非時食以能隨順厭離心故厭離能證律儀果故何緣具受如是三支若不具支便不能離性罪失念憍逸過失謂初離殺至虛誑語能防性罪離貪瞋癡所起殺等諸惡業故次離飲酒能防失念以飲酒時能令忘失應不應作諸事業故則不能護餘遠離支後離餘三能防憍逸以若受用種種香鬘

高廣牀座習近歌舞心便憍舉尋卽毀戒由離彼故
心便離憍謂香鬘等若恒受用尚順憍慢爲犯戒緣
況受新奇曾未受者故一切種皆應捨離若有能持
依時食者以能遮止恒時食故便憶自受近住律儀
能於世間深生厭離若非時食二事俱無數食能令
心縱逸故由此大義故具受三於此八中離非時食
是齋亦齋支所餘七支是齋支非齋如正見是道亦
道支餘七支是道支非道爲惟近事得受近住爲餘
亦有受近住卽頌曰
近住餘亦有 不受三歸無

論曰諸有未受近事律儀一晝夜中歸依三寶說三
歸已受近住戒彼亦受得近住律儀異此則無除不
知者由意樂力亦發律儀豈不三歸則成近事如契
經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白衣男子男根成就歸佛
法僧起厭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
憶持慈悲護念齊是名曰鄔波索迦此不相違受三
歸位未成近事所以者何要發律儀成近事故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第十九

說一切有部

音釋

鄔波索迦

梵語也此云近事男鄔安古切

計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卷第十

七

藏

音釋

金壇居士于玉德施資刻此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第十九卷計字五千九百
九十六個
崇禎壬申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卷第二十

尊者 衆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業品第五之三

於何時發近事律儀頌曰

稱近事發戒 說如苾芻等

論曰起厭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
憶持慈悲護念爾時乃發近事律儀稱近事等言方
發律儀故以經復說我從今者乃至命終護生言故
若離稱號但受三歸成近事者自稱我是近事等言

便爲無用依何義故說護生言別解律儀護生得故
或爲救護自生命緣亦不毀犯如來禁戒諸異生類
將受律儀亦有如斯堅固意樂乃至爲救自生命緣
終不虧違所受學處如斯誓受世現可得然有別誦
言捨生者此言意說捨殺生等略去殺等但說捨生
彼雖已得近事律儀爲令了知所應學處故復爲說
離殺生等五種戒相令識堅持如得苾芻具足戒已
說重學處令識堅持勤策亦然此亦應爾是故近事
必具律儀非受三歸卽成近事頌曰

若皆具律儀 何言一分等 約能持故說

論曰此中憎嫉對法義者心不生喜復設是難若諸
近事皆具律儀何緣世尊言有四種一能學一分二
能學少分三能學多分四能學滿分豈不由此且已
證成非惟三歸卽成近事謂若別有但受三歸卽成
近事如是近事非前所說四種所收應更說有第五
近事此於學處全無所學亦應說爲一近事故佛觀
近事非離律儀故契經中惟說四種雖諸近事皆具
律儀然約能持故說四種謂雖具受五支律儀而後
遇緣或便毀缺其中或有於諸學處能持一分乃至
或有具持五支故作是說能持先所受故說能學言

論
不爾應言受一分等故此四種但據能持然經主言
約持犯戒說一分等尚不應問況應爲答誰有已解
近事律儀必具五支而不能解於所學處持一非餘
乃至具持各一分等由彼未解近事律儀受量少多
故應請問凡有幾種鄔波索迦能學學處答言有四
鄔波索迦謂能學一分等猶未能了復問何名能學
一分乃至廣說此全無理惟對法宗所說理中應問
答故雖知近事必具律儀而未了知隨犯一種爲越
一切爲一非餘由有此疑故應請問諸部若有未見
此文於此義中迄今猶諍若異此者佛經數言鄔波

索迦具五學處誰有於此已善了知而復懷疑問受
多少設許爾者疑問相違謂彼本疑受量多少而問
有幾能學學處答學一分等豈除本所疑故彼義中
不應問答經主於此不正尋思於諍理中壞朋黨執
翻言對法所說義中問尚不應況應爲答若闕律儀
亦名近事苾芻勤策闕亦應成然經主言何緣不許
由佛教力施設不同雖闕律儀而成近事苾芻勤策
必具律儀此率已情無經說故世尊何處說離律儀
亦成近事非苾芻等曾聞經部有作是執亦有無戒
勤策苾芻彼執應同布刺拏等諸外道見非佛法宗

一切律儀品類等不品類非等有三品故下中上別
隨何故成頌曰

下中上隨心

論曰八衆所受別解脫律儀隨受心力成上中下品
由如是理諸阿羅漢或有成就下品律儀然諸異生
或成上品諸有歸依佛法僧者爲歸何等頌曰

歸依成佛僧 無學二種法 及涅槃擇滅

是說具三歸

論曰如本論言歸依佛者爲歸何法謂若諸法妙有
現有由想等想施設言說名爲佛陀歸此能成佛無

學法言謂若者卽是總標當所說義言諸法者卽是
顯示無我增言妙有言顯妙有性合現有卽名現可
得義或妙德合故名妙有現有卽顯是所知性想等
想等是名差別覺一切法一切種相不藉他教故名
佛陀或此圓成智等衆德自然開覺故名佛陀或佛
陀名顯彼有覺如質礙物各有質礙或佛陀名顯彼
能說已所證覺以開覺他如婆羅門問經廣說能成
佛者顯彼諸法與佛施設爲建立因如何此中於無
量法而總建立標一佛名如依衆多和合人上立一
僧寶一勝所歸又於衆多無漏道上立一道蘊無有

過失或先已說先說者何謂想等想施設言說卽佛相續無學法中立一佛名無別一佛能成佛法爲是何等謂盡智等及彼眷屬由得彼法能覺一切以彼勝故身得佛名非色等身前後等故爲歸一佛一切佛耶理實應言歸一切佛以諸佛道相無異故僧伽差別略有五種一無耻僧二癡羊僧三朋黨僧四世俗僧五勝義僧無耻僧者謂毀禁戒而被法服補特伽羅癡羊僧者謂於三藏無所了達補特伽羅譬如無聽法用卽顯此類補特伽羅於三藏中無聽說用

朋黨僧者謂於遊散營務鬪諍方便善巧結構朋黨補特伽羅此三多分造非法業世俗僧者謂善異生此能通作法非法業勝義僧者謂學無學法及彼所依器補特伽羅此定無容造非法業五中最勝是所歸依如讚歸依伽他中說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能解脫衆苦

於如是法補特伽羅二勝義僧中迦多衍尼子意但以法爲所歸僧故本論中作如是說歸能成僧學無學法僧有多種謂有情人聲聞福田及聖僧等佛於

此內非聲聞僧可是餘僧自然覺故今所歸者是聲聞僧理實通歸諸佛弟子以諸僧道相無異故然契經說當來有僧汝應歸者彼經但爲顯示當來現見僧寶歸依於法謂歸愛盡離滅涅槃如是一切是煩惱斷名之差別或有謂愛味著門轉不應棄捨故寄愛名通顯一切煩惱永盡愛與餘煩惱同一對治故言愛盡者謂見所斷諸愛永斷故預流者此愛盡時便自記荊諸惡趣盡謂我已盡那落迦等所言離者謂欲界中諸所有貪多分已斷卽是已薄欲界貪義滅諸欲界諸愛全斷此地煩惱當於爾時決定無能

繫縛義故言涅槃者謂色無色諸愛永斷由此盡時諸所有苦皆永寂故此則顯示四沙門果或此四種如其次第顯三界愛斷及永般涅槃或愛盡者三界愛斷所言離者除愛所餘諸煩惱斷所言滅者顯有餘依般涅槃界言涅槃者顯無餘依般涅槃界此中何法在所歸依能歸是何歸依何義所歸依者謂滅諦全道諦一分除獨覺乘菩薩學位無漏功德何緣彼法非所歸依彼不能救生死怖故謂諸獨覺不能說法教誡諸有情令離生死佈菩薩學位不起期心故亦無能教誡他義故彼身中學無學法不能救護

非所歸依有餘師言不和合故不顯了故如其次第
獨覺菩薩非所歸依緣彼亦生無漏意淨故彼亦是
證淨境攝此中能歸語業爲體自立誓限爲自性故
若并眷屬五蘊爲體以能歸依所有言說由心等起
非離於心如是歸依救濟爲義他身聖法及善無爲
如何能爲自身救濟以歸依彼能息無邊生死苦輪
大怖畏故三所歸依有差別者佛惟無學法二俱非
僧體貫通學與無學又佛體是十根少分僧通十二
法體非根擇滅無爲非根攝故又歸依佛謂但歸依
一有爲沙門果歸依法者謂通歸依四無爲沙門果

歸依僧者謂通歸依四有爲沙門果及四果能趣向
又佛譬如能示導者法如安隱所趣方域僧如同涉
正道伴侶應求此等三差別因應思何緣於餘律儀
處立離非梵行爲其所學惟於近事一律儀中但制
令其離欲邪行頌曰

邪行最可呵 易離得不作

論曰惟欲邪行極爲能觀此他世者共所呵責以能
侵毀他妻等故感惡趣故非非梵行又欲邪行易遠
離故諸在家者耽著欲故離非梵行難可受持觀彼
不能長時修學故不制彼離非梵行謂無始來數習

力故姪欲煩惱數起現行諸在家人隨順欲境數易和合抑制爲難故不制彼令全遠離又諸聖者於欲邪行一切定得不作律儀經生聖者亦不行故離非梵行則不如是故於近事所受律儀但爲制立離欲邪行若異此者經生有學應不能持近事性戒若諸近事後復從師要期更受離非梵行得未曾得此律儀不有餘師說得此律儀然不由斯方成近事亦不由此失近事名亦非先時戒不圓滿有說不得未得律儀然獲最勝杜多功德名獲最勝遠離法者謂能遠離姪欲法故由此若能遠離妻室淨修梵行功不

得律儀如誓 非總於相續

論曰諸受欲者受近事戒如本受誓而得律儀本受誓云何謂離欲邪行於他所攝諸女人所起他攝想而行非法如是乃各犯欲邪行非於一切有情相續先立誓言我當於彼離非梵行而得律儀云何今時

可名犯戒既如本誓而得律儀今正隨行如何名犯
先取妻妾後受律儀於自妻等亦發此戒以近事等
別解律儀一切有情處所得故若異此者於自妻妾
非處非時非支非體亦應不犯欲邪行戒於舊所受
既有犯者於新所受應有不犯故不應爲如先所難
何緣於四語業道中立離虛誑語爲近事學處非立
離餘離間語等亦由前說三種因故謂虛誑語最可
呵故諸在家者易遠離故一切聖者得不作故復有
別因頌曰

以開虛誑語 便越諸學處

論曰越諸學處被檢問時若開虛誑語便言我不作
因斯於戒多所違越故佛爲欲令彼堅持於一切律
儀皆遮虛誑語云何令彼緣力犯戒時尋卽生慙如
實自發露何緣一切離性罪中立四種爲近事學處
然於一切離遮罪中於近事律儀惟遮離飲酒頌曰
遮中惟離酒 爲護餘律儀

論曰諸飲酒者心多縱逸不能守護諸餘律儀故爲
護餘令離飲酒謂飲酒已於惡作說別悔墮落衆餘
他勝五部罪中不能防守或有是處由此普於諸學
處海擾亂違越由此世尊知飲諸酒是起一切性罪

因故能損正念及正智故能引破戒破見愚故於一切種離遮罪中惟說此爲近事學處故離飲酒雖遮戒攝而於一切立學處中與離性罪相隨而制別解脫律儀從何而得復從何而得餘二律儀頌曰
從一切二現 得欲界律儀 從根本恒時

得靜慮無漏

論曰欲界律儀謂別解脫此從一切根本業道及從前後近分而得從二得者謂從二類卽情非情性罪遮罪於情性罪謂殺等業遮謂女人同室宿等非情性罪謂盜外財遮謂掘地斷生草等從現得者謂從

現世蘊處界得非從去來由此律儀有情處轉去來非是有情處故有情處者謂諸有情及諸有情所依止處現蘊處界內者卽外有情所依外者各爲有情所止非過未故若得靜慮無漏律儀應知但從根本業道以定中惟有根本業道故非從前後近分而得以在定位惟根本在定位中無此律儀故從有情數所發遮罪尚不得此二種律儀況從非情所發遮罪從恒時者謂從過去現在未來蘊處界得如與此戒爲俱有心由此不同應作四句有蘊處界從彼惟得別解律儀非餘二等第一句者謂從現世前後

近分及諸遮罪第二句者謂從去來根本業道第三句者謂從現世根本業道第四句者謂從去來前後近分於業道等處置業道等聲以業道等聲說彼依處故若異此者則應但說防護未來律儀但能防未來罪令不起故非防過現已滅已生律儀於彼無防用故諸有獲得律儀不律儀從一切有情支因皆等不非一切等其相云何頌曰

律從諸有情 支因說不定 不律從一切

有情支非因

論曰律儀定由調善意樂普緣一切有情方得非少

分緣惡心隨故支因不定支謂業道且於別解諸律儀中有從一切支謂苾芻戒有從四支得謂餘律儀許因不同略有二種一無貪等三種善根二下中上等起心別就初因說一切律儀由一切因一心有故就後因說一切律儀各由一因以下品等不俱起故此中且就後三因說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非一切支非一切因謂以下心或中或上受近事勤策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支非一切因謂以下心或中或上受苾芻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

切支及一切因謂以三心受近事勤策苾芻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因非一切支謂以三心受近事近住勤策戒無有不徧於諸有情得律儀者已說因故非於一分諸有情所誓受律儀惡心全息今應思擇於佛乃至蟻子身上所得律儀爲有別不若有別者趣不定故於諸有情所得律儀應有增減若無別者何緣殺人犯他勝罪殺非人者惟犯麤惡若殺傍生犯墮落罪非有情境身差別故令所受戒亦有差別然罰罪業有差別者應知但由別加行故殺人加行與殺非人乃至殺蟻皆有

差別由總意樂建立律儀謂普於有情無有差別起調善意樂求得律儀非於一有情不捨惡意樂而可求得別解律儀故得律儀無有差別以得律儀者必不別觀補特伽羅支處時緣故謂定不作如是別觀於某有情我離殺等於某支戒我定能持於某方域我離殺等我惟於彼一月等時除戰等緣能離殺等如是受者不得律儀但得律儀相似妙行是故無有由諸有情身差別故戒有差別又於自身不得根本業道所攝別解律儀勿思法等由自殺害成無間等所攝罪業得眷屬攝於理無遮謂離最初衆餘罪等

又此所受別解脫律儀通於一切能不能境得非惟於能境得此律儀要普於有情起無損惱意樂無別方可得故若謂不然於睡悶等皆不可殺故應不得律儀若謂彼覺得本心已還可殺者此亦應然以非所能有可改易爲能境已還可殺故有作是說若惟於能得此律儀應有增減以所能境與非所能二類有情有轉易故此不成難境轉易時無此律儀得捨因故謂所能境及非所能後轉易爲不能能境無理令彼捨得律儀總於所能得律儀故若必欲令能不能境有轉易故戒有捨得則成律儀增減過者豈不

有草本無而生有諸有情永入圓寂由此應有捨得律儀亦不離前戒增減失是故前說於理無過又於過去一一如來及所化生入圓寂故後佛於彼不得律儀有後律儀減於前失律儀非對一一有情各異相續別發得故又前後佛戒支等故謂諸律儀隨無貪等爲因差別生別類支一一類支各一無表總於一切有情處得如是無表旣無細分不可分析爲少爲多如何言有後減前失又一切佛徧於有情具一切支律儀無表以支數等無差別故無後佛戒減於前失又佛功德皆平等者非約有漏不爾一身前後

位別亦有增減況望他身無增減失已說從彼得諸律儀得不律儀定從一切有情業道無少分境及不具支不律儀者此定無有由一切因下品等心無俱起故若由一類由下品心得不得律儀後於異時由上品心斷衆生命彼但成就下不律儀亦成殺生上品表等中品上品例此應知此中應思於屠羊等事有惟受一得不律儀不應言亦有受一事得若爾何故無從一切因得不律儀如得律儀者雖於殺等差別表中先已受一後更別受而不律儀非更新得謂先總望一切有情起無所遮損害意樂爲活命故受不

律儀彼於今時復何所得故此無有從一切因然律儀中有從近事受勤策戒勤策復受苾芻律儀別別受時所受業道眷屬異故隨要期異得先未得由此可得從一切因此中何名不律儀者謂諸屠羊屠雞屠猪捕鳥捕魚獵獸劫盜魁膾典獄縛龍煮狗及置弼等等言類顯譏構譏刺何求人過喜說他非非法追求以活命者及王典刑伐斷罪彈官等但恒有害心名不律儀者由如是種類住不律儀故有不律儀故行不律儀故巧作不律儀故數習不律儀故名不律儀者言屠羊者謂爲活命要期盡壽恒欲殺羊餘

隨所應當知亦爾諸屠羊者惟於諸羊有損害心非
於餘類寧於一切得不律儀徧於有情界得諸律儀
其理可爾由普欲利樂勝阿世耶而受得故非屠羊
等不律儀人於已至親有損害意乃至爲救自身命
緣亦不欲殺如何可說普於一切得不律儀此亦可
然不律儀者普於有情境善意樂壞故雖無是處而
假說言設諸有情及父母等一切皆作羊像現前屠
者徧緣皆有害意謂彼久習不律儀心乃至已親亦
無所顧爲活命故設已至親現變爲羊尚有害意況
命終後實受羊身於彼能無殺害意樂不律儀者受

惡戒時必起如斯克勃意樂設我母等身卽是羊我
亦當殺況餘生類由此意樂得不律儀異此但應得
處中罪由此雖了親現非羊而亦有害心故徧得惡
戒雖無聖者當作羊身而同至親亦有害意經王於
此作是例言若觀未來羊等自體於現親等得不律
儀羊等未來有親等體旣於彼體無損害心應觀未
來至親等體於現羊等不得惡戒如是等例於理不
齊無善意樂故有惡意樂故謂彼正受不律儀時無
正思惟調善意樂我當不害一切有情有邪思惟克
勃意樂我當普害一切有情事雖王羊而心寬徧是

故容有觀未來羊於現聖親亦發惡戒非觀來世聖
及至親於現羊身不發惡戒或無勞諍理應同許且
如有一受屠羊人雖一生中不與不取於已妻妾住
知足心瘞不能言無語四過而因羊壞善阿世耶具
得七支不律儀罪如是於親等雖無害心而善阿世
耶因羊壞故徧有情界得不律儀若先要期受善學
處後不全損善阿世耶由遇別緣惟受殺者得處中
罪非不律儀但得不律儀必應全損善阿世耶故具
得七支若有例言如受善戒有支不具此亦應爾謂
如有受近事近住勤策律儀雖不具支而亦得彼缺

支攝戒受不律儀亦應如是此例非等律儀不律儀
用功不用功得有異故謂諸善戒要藉用功善阿世
耶方能受得以難得故理數必應非受一時總得一
切若諸惡戒不藉用功惡阿世耶便能受得非難得
故理數必應隨受一時總得一切以於欲界不善力
強惡阿世耶任運而起造諸重惡不待用功善阿世
耶易毀壞故隨受一種便總得餘善則不然故例非
等現見穢草不用功生要設劬勞嘉苗方起又如
有受不律儀人作是要期我於盡壽每晝或夜半月
月等一度屠羊等亦得不律儀由不律儀易受得故以

於欲界不善力強雖不恒爲而得惡戒諸有欲受出家律儀若作要期我於盡壽每晝或夜半月月等一度離殺等不得善律儀由善律儀難受得故以於欲界善法力劣若不恒持不得善戒此亦應爾爲例不齊已說從彼得不律儀得不律儀及餘無表如何方便未說當說頌曰

諸得不律儀 由作及誓受 得所餘無表

由田受重行

論曰不律儀人總有二種一者生在不律儀家二生餘家後受此業諸有生在不律儀家若初現行殺等

加行是人由作得不律儀若生餘家後方立誓謂我當作如是事業以求財物養活自身初立誓時便發惡戒是人由受得不律儀由三種因得餘無表餘無表者謂非律儀非不律儀處中攝故由三因者一者由田謂於如斯有德田所初施園林等善無表便生如說有依諸福業事二者由受謂自要期言我從今若不供養佛及僧衆不先食等或作誓限於齋日月半月每月月施食等由此有善無表續生三由重行謂起如是慙重作意行善行惡謂淳淨信或猛利纏造善惡時能發無表長時相續乃至信纏勢力終盡

如前已說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第二十

說一切有部

音釋

瘧

倚下切不
能言也

荊

筆別切

掘

其月切

𣎵

其亮切

𣎵

其亮切

𣎵

其亮切

𣎵

其亮切

也

詭

詭也

讒

詭也

也

金璽居士于玉德施資刻此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第二十卷計字六千三百七十六個該銀二兩八錢六分九厘崇禎壬申歲孟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子
四